

法  
言  
潛  
夫  
託

一  
函  
二  
冊  
函

潛夫論卷第四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  
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爲萌巨害  
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  
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  
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

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  
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  
之憎其式惡乃矐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  
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  
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人疾  
奢夸廓無紀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秩爲優憲藝  
縣之無窮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 十二天之道也  
是以先聖籍田有制供神有度奉已有節禮賢有數  
上下大小貴賤親疎皆存等威階級衰殺各足祿其

爵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

學不於財利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饑寒之道而不陷臣養優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靜而強力此則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已奉戴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匿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昔宗族而采蘩怨履畝稅而碩鼠作賦歛重譯告通班祿頗而傾甫賴行人定而縣蠻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

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  
滅典禮而行貪叨重賦斂以厚已強臣下以弱枝文  
德不獲封爵列侯不獲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  
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賦民無耻而  
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  
滅絕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  
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  
如也唯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共  
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

也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既無馱有務節禮而厚  
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耻也是以  
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  
氣而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君以  
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人  
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墻驥瘠而  
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

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脩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爲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爲吏也不避強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父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令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冤而彼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



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爲讒  
佞利口所加誣覆冒下士寃民能至闕者萬無數人  
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旣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  
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真事春夏待秋冬  
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  
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法謹身節用積累纖  
微以致小過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  
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  
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弊吏

掠殺不辜侵寃小民皆望聖帝當爲誅惡治寃以解  
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詫老盜服藏而  
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  
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且多寃結悲恨之人也  
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  
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  
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  
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  
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

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究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以成大功非得以養姦活罪爲仁放縱天賊爲賢也今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爲行以賊殘酷虐爲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教頭出

獄踧蹻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  
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  
興通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推說聽於  
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斷絕何者  
凡敢爲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  
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  
公之廉直孰能不爲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  
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遣勸姦耳惑之

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殺也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爲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爲天意欲然非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此

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疎民無覬覦  
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  
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  
爲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  
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  
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爲盜賊吏之  
所以易作姦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  
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  
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姐中庸之人可弘而下

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瘡  
之子皆輕犯况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姦不勝故  
赦則是爲國爲姦宄報也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  
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  
逞邪惡逆妄莫甚焉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  
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法無常弛君敬  
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漢明帝時制舉茂才過  
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  
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

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爲  
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卽伏誅  
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  
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  
之其文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  
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  
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  
之徵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脩來更始之詔亦  
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令必



其言若良不能子無赦者罕之爲愈令世歲老古時  
一赦則姦宄之減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  
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  
治慎無赦而已矣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之情皆  
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脩身脩行則必憂哀謹  
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務則交  
內懷隱憂有願爲者也有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  
羣臣之姦邪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  
鬻拳李離孰肯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

公政也興瓜議裘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  
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寃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  
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姦  
惡此謂斂怨以爲德先帝制法論衷刺刀者何則以  
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  
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况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  
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  
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  
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

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  
省哉適爾旣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  
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  
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  
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先王議讞獄以制原情論意  
以殺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  
八議之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觀  
民設教變通移時之義今日救世莫乎此意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群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因爲典式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襲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禹伯夷皐陶伯翳日受封土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亶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

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卨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其尸祿素餐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

以無功而祿者也當今列侯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卧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而益多怨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且人情莫不以已爲贖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令列侯年世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黃綬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其有韓侯邵虎之德上有

功於天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  
其懷姦藏惡无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  
侯皆剖符受策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  
助聰明與智賢愚以佐天子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  
責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爲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  
詔書橫選猶乃特進而不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治  
列侯大達非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今雖未  
使典始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能闕  
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誠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

侯之義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素餐  
委國位無凶人誠如此則諸侯必內思制行而助國  
矣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惡誘  
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昔先王撫世選棟明德  
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以爲賢人聰明  
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則職脩理而民被  
澤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  
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  
故守相不可呂不審也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



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  
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  
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  
賞姦宄減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  
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群  
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  
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由  
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  
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昔

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卹公事細民寃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徃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聖主

誠肯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鈇鑕之決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基年而致也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

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  
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  
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  
日促以短者非謁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  
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  
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寃民就  
獄乃得真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  
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  
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

孝今迫促不得養也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貴坐於寬慢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爲民愛日是以堯敕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刑錯今則不然萬官撓民令長自銜百姓廢桑而趨府庭者非朝脯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輒請隣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饑者矣

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旣如冤枉州  
司不治今破家活達詣公府公府不能昭察真僞則  
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猥說一科令此注百日乃  
爲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其違召伯頌棠之義  
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者  
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立觀之中材以上皆議  
曲直之辨刑法之理可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無怨  
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  
夫直者真正而不撓志無恩於吏怨家務主者結以

貨財故鄉亭與之爲排直家後反覆時吏坐之故共  
枉之於庭以羸民與豪吏訟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  
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  
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月反覆太守  
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郡訟勢不如也故  
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  
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已曠旬滿  
祈豪富饒錢者取客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訟  
若此爲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何寃之能治非獨鄉

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寃於大臣怨故未讎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寃結而不得信猾吏崇姦宄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於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俱以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人事二人獲餉是爲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



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  
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旣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  
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寬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  
避反支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  
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  
情者也詩曰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  
食人重祿而魯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  
得也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  
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

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今民力不暇  
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可無思乎

潛夫論卷第四終

江元前

江元前

江元前

江元前

江元前

江元前

江元前

江元前

江元前

江元前

潛夫論卷第五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約孝文除克虜之刑是故自非殺傷盜賊又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夫制法之意若爲藩籬溝壑以有防矣

擗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衆然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治塞其原則姦宄絕施其術則遠近治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辯鬪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給也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已唯舌以示小民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昧昧規規常懷奸唯昧冒前利不顧廉耻苟且中後則榆解奴

抵以致禍變者比屈是也非唯細民爲然自封王侯  
貴戚豪富尤多宇之佞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  
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作哀矜  
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晝  
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人於死亡羣盜攻剽  
劫人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  
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  
救饑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  
奢而奉淫酒爾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寡

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孝武仁明  
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黎陽侯邵  
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  
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  
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  
之不疑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絀之罰此其後皆  
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今諸侯貴戚或  
曰勅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未嘗負責身絜矩  
避志厲青雲或旣欺負百姓上書封祖願且償責此

乃殘掠官民而還依縣官也其誣國慢易罪莫大焉  
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  
禁今欲變巧僞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者莫若  
表顯有行痛誅無狀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今侯  
王貴戚不得浸廣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  
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絕則或轉  
而滋蔓人若斯邪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臣主之  
所以憂勞者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太半詐欺之所  
生也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



持也或婦人之行貴令鮮絜今以適矣無顏復入甲  
門縣官原之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  
不惟真潔所生者之言也真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  
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  
蓋所以長真潔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  
者此本無廉耻之家不真專之所也若然之人又何  
醜恠輕薄父兄淫僻婦女不惟義理苟踈一德借本  
治生逃亡抵中乎以致於剝腹芟頸滅宗之禍者何  
所無之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能已者則爲之立禮

制而崇德讓人所可已者則爲之設法禁而明賞罰  
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  
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絕其原初雖慙恹於一人然  
其終也長利於萬世小懲而大戒此所以全小而濟  
頑凶也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  
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諸一女許數家雖生十子更  
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絕矣不則髡其夫  
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者心而絕其後姦亂絕  
則太平興矣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財貨富饒欲

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  
更許之慮遭值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娉幣或  
貪其財賄或私其兒子則疆中欺嫁處迫脅遣送人  
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  
脅人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  
執連日乃緩與疆掠人爲妻無異婦人軟弱猥爲衆  
疆所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欲復脩本志嬰絹吞  
藥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  
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內者三皇也行賞罰而齊萬民  
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  
不制者亡國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  
所以無姦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  
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身有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  
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  
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  
弗順也則君幾於弑而民幾於亂矣夫法令者君之

清夫論 卷五  
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令不  
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箠策也  
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已政  
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託坐  
於左而姦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騶馬傳所以沈胡  
公於貝水宋羊叔祥所以弊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  
御也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李兌害主父於沙丘  
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文言故曰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

之不蚤變也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  
誅也議者必將以爲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  
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  
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  
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且夫治  
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  
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  
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

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已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衆共也已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已令矣已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今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爲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

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以威勸  
之旣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詩云脩爾輿馬弓  
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逃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  
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  
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  
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  
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  
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  
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



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効  
死也凡人所以肯起死亡而不辭非爲趨利則因以  
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  
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耻辱則避禍亂也非四者雖  
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  
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踈貴賤賢鄙愚智皆  
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  
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  
乃義士且以激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

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  
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  
此其所以人懷沮懈不肯復死也軍起以來暴師五  
年典兵之吏將下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  
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  
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  
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  
此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也孫子曰將者智  
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

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  
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  
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唯將所  
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輔主安民前羗始反  
時將帥以定令之群籍富厚之蓄據列城而氣利勢  
權十萬之衆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弱  
虜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爲所敗今遂雲烝起  
合從連橫掃滌并源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  
五州殘破六郡削迹此亦天之災長吏過爾孫子曰

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  
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既無斷敵合變  
之竒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  
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  
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爲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  
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  
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治數也故曰  
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饒士處世但患無典  
爾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

苟有士民國家可疆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無此數者之斷已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此亦陪克闡茸無里之爾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後見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蹕蹕豪厚越取幽竒材明權變任將帥者不可苟惟基序或阿親戚便典兵官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

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  
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徃者羗虜背叛始  
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  
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子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  
姓滅没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  
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羗始反公  
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羗遂  
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惑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  
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

清夫語 卷五  
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  
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况雖盡東海猶有邊也  
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  
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  
彊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卽墨大夫以孤城  
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  
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  
能拔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  
克者何也曰改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

據列城而擁大衆羗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非若聊莒卽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彊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拆境面數千里東開洛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



機况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  
皆諱之日焮并竊盜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  
以寇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著  
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恙  
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恙矣今苟以已  
無慘怛寃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脩禦之備陶陶問  
澹卧委天聽恙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詣  
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  
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

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閒虜復爲害  
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  
九載庶曰或減覆出爲惡個個潰潰當何終極春秋  
譏鄭棄其師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况百萬  
之衆號哭泣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  
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  
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  
也獫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  
天子守在四夷自彼互羗莫不來享普天思服行葦

清夫論 卷五  
賴德况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奉  
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耻禍則不仁忿戾怨懟生  
於無耻今羗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  
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  
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排據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  
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皆廩食縣官歲數  
百萬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反憚暫出  
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擅  
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

易將厲也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逃破壞之  
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  
書曰允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  
也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  
者不可以華飭移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  
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背見實而更爭言也是以  
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脩已之備無恃於人

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羗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今長皆奴怯畏，便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疆，破州滅郡，日長炎炎滅破三輔，覃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己，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各懷一切所脫，避前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

知引帝王之綱維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詩美  
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  
耻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  
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耻已之身而有相侵况天子  
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况含血之人  
已同類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况滅沒之民百萬乎  
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爲

寇賊之所屠剥立視其爲狗豕之所噉食乎除其仁  
恩且以計利言之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願察開  
闢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上貧而下富者誰也故  
曰夫君國將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  
受天未命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遠慮禍福之  
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愛化  
智者揆象不亦宜乎孟明補闕於河西范蠡收責於  
故胥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今邊  
陲搔擾日放族禍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已而公卿以

爲費煩不可徒竊笑之是以晏子輕困倉之蓄而惜  
一杯之鑽何異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而不知未見  
之待民先也知徭役出難動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  
也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以劬勞今公卿苟以已不  
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餒羗  
爲謀若此未可謂知爲臣若此未可謂忠才智未足  
使議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  
職事者群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  
寄其身者各取一闕故常其言不久行其業不可久



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獨斷今言不欲動民與煩可也卽然當脩守禦之備必今之計令虜不敢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旣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且夫議者明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諺曰何以服恨莫若聽之今諸言邊可不救而安者宜誠以其身若子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揀邊乃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僞預禍福之所從來乃能盡羣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羗始判草創新起噐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楮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已而非獨憂

清夫論 卷五  
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  
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  
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爲酷痛甚於逢  
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  
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爲人奴  
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  
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  
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  
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

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  
留雖知禍人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  
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  
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  
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彊劫驅掠與其內  
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  
號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  
依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摯民既奪土失業又遭  
蝗旱饑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兗豫荆楊蜀漢

清夫論 一 卷五  
一 七  
饑餓死亡復失大半邊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  
所起皆吏過爾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  
開墾且扁鵲之治病也審閉結而通鬱虛者補之實  
者瀉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  
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賈誼痛於偏  
枯蹙靡之疾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  
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  
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  
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蹙靡之類也周書曰土

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今邊郡多害而役劇動入禍門不爲興利除害有以勸之則長無與復之而門有寇戎之心西羗北虜必生闕欲誠大憂也百工制噐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彊武猛衛其外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蚤蚤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

清夫論 卷五  
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羗反以來戶口  
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  
賢俊蓄積而不悉衣冠無所覬望農夫無所貪利是  
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  
以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建武初得邊  
郡戶雖數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  
邊郡舉孝一人廉吏世舉一又益置明經百石一人  
內郡人將妻子來名著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  
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

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如此君子  
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徃弗能止也均此苦樂  
平徃役克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潛夫論卷第五





潛夫論卷第六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鬼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有  
遭隨吉凶之期天難謀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  
筮以質神靈孔子稱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嚮是以  
禹之得臯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

以成其吉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聞惡則循省而  
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卽懾懼而妄爲故狂  
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  
之期令人脩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王之立卜筮也  
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  
尚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旣厭不我  
告猶從此觀之著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不以誠邪  
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  
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矣使厭

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不爲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柰於我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今俗人筮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博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其爲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五帝右據行氣以生人民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蓋

所以別衆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絕五音而定剛柔也  
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  
誤莫甚焉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卽不推其本  
祖諧音而可卽呼鳥爲魚可內之水乎呼魚爲鳥可  
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不爲馬是故  
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土也太皞木精承  
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  
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  
咸當爲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

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雖號百  
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  
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隕乃安吉商家向東入  
東入反以爲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鬪也五行皆  
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旣然者放其上增  
損門數卽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  
相伐或吉或凶一宮也同姓相伐或遷或免一宮也  
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  
興衰不在宅明矣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鉤陳太陰將

清夫論 卷六  
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  
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  
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况神致  
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卽道路  
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  
精神堅固者也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淺陋愚戇  
漸染旣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而彊之  
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  
爲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

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事也然而至於遂不損者精誠去之也蓋奔柙猛虎而不遑嬰兒畏螻蟻而發聞今通士或欲彊羸病之愚人必之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唯王者能變之

正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人爲主以命爲決行者已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已者固可爲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



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祈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末如之何譬良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已心思改過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若不脩已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

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  
以福也號延神而亟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  
神不歆其祀民不卽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  
於民將亡聽於神楚昭不穰雲宋景不移咎子產距  
裨竈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已知道身以俟命者也  
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之諫隋侯  
官之竒說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  
矣夫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  
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

非有守司真神靈也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  
以干求者也若或誘之則逮來不止而終必有咎鬼  
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繫  
焉妖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  
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  
卿士有功於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  
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士公飛尸咎魅比君衙聚當  
路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  
憚也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子孫

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嘗觀上記人君身脩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曆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却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

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爲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爲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履載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爲祿相表氣色爲吉凶候部位爲年

時德行爲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  
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  
不必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昔內史叔服  
過魯公妖敖聞其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  
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及稷伯  
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典哭魯竟立獻子以  
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子上幾商臣子文憂  
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察晉厲子貢觀邾魯滅文  
聽禦說陳咸見張賢人達士察以善心無不中矣

及唐舉之相李兌蔡澤許負之相鄧通條侯雖司命  
班祿追叙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  
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  
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  
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  
能使之必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獲千里之  
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  
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  
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

屬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  
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叅錯授不易者  
也然其大要骨法爲主氣色爲候五色之見王廢有  
智者見祥脩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  
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爲災於戲君子可不敬  
哉

潛夫論卷第六





潛夫論卷第七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  
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  
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爲名成王滅唐遂以  
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  
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旒惟襍矣室

家綦綦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  
德夜卽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卽夢其到  
有憂卽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卽  
爲祥賤人夢之卽爲妖君子夢之卽爲榮小人夢之  
卽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  
子伏已而監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  
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  
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  
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

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  
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  
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古所從此謂性情  
之夢也故先有差武者謂之精晝有所思夜夢其事  
乍吉乍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  
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卽  
吉陽極卽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  
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路也而  
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爲陽人寐爲

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  
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  
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卽真惡矣所謂秋冬  
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爲大害爾由弗若勿  
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官  
室噐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  
爲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汗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微邪  
剗刑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爲計謀  
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恠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爲憂圖

畫卹胎刻鏤非真瓦噐虛空皆爲見欺給倡優俳優  
俟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爲觀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  
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  
不了察之稱而懵懵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  
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况於忘忽雜夢亦可以  
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  
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  
之異夢非桀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  
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其封夫竒異之夢多有故

而少無爲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  
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  
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  
其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  
之難者讀其書爲難也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  
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卽吉凶之符善惡之効庶可  
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脩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  
者福轉爲禍見妖而嬌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  
禍轉爲福是故大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羣

神然後占于明堂竝拜吉夢脩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號公夢見蓍收賜之土田自以爲有吉因史嚚令國賀夢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脩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戈伐之說邪潛夫曰是未知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



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伐爲賊伐爲禁也其  
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人也非戈與伐也  
其道同仁不相害也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  
不得俱賢哉且夫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于幽  
室也前燭卽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  
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而致  
太平之功也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  
速非一足之力也衆良相德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  
兩美蓋其則也伯叔曰吾子過矣韓非之取矛盾以

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得竝之勢而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潜夫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釋其文鄙也惑焉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謂之彊難子若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無苟自彊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惡以相武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潜夫曰書

二子挾庚子父以叛然未知其類之與抑抑相反且  
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國  
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身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  
子曰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而弗憂誅之  
而弗哀今管蔡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  
恩不量能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之與  
天也潛夫曰皇天無親帝王繼體之君父事天王者  
爲子故父事天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將而必誅  
王法公也無偏無頗親疎同也大義滅親尊王之義

也立弊之天爲周公之德因斯也過此而往者未之  
或知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  
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  
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敦問今使舉世之人釋  
耨耒而程相羣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  
之本也以心原道卽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天反德者爲災潛夫曰嗚呼而未此察乎吾語子夫

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宜處此位者  
唯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卿有言夫仁  
也者愛人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聚人故不  
忍亂也是故君子夙夜箴規蹇蹇匪懈者憂君之危  
亡哀民之亂離也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之  
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  
之患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豈能墨乎哉是以仁者  
必有勇而德人必有義也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  
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爲害然有親者憂

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爲身作夫蓋滿於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厭患故大屋移傾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爲也易曰王明竝受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楚女揭幃而激王仁惠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潛夫論卷第七



潛夫論卷第八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  
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  
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  
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  
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



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  
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  
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  
士猶以榮而歸焉况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顏  
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爲辱而恐其後來况  
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造好服謂  
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  
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爲無意奉  
贄以爲欲貸恭謙以爲不肖抗揚以爲不得此處子

之羈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  
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  
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扶急歡忻久  
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踈矣漸踈則賤者  
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踈之賤  
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爲內摧傷而介  
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踈是故長救  
誓而廢心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  
相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

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踈  
積踈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  
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  
賤雖舊其勢日除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  
主不察朋友之所生而苟信貴臣之言此潔士所以  
獨隱翳而姦雄所以黨能臣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  
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  
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况乎生貧賤  
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

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嗚然  
後知其人之篤固也侯羸豫讓出身以報恩鱗諸荆  
軻奮命以效用故死可爲也處之難爾龐勛敦貂一  
旦見收亦立爲義報况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  
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  
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輩是以欲  
速之徒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遑卹後是  
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

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况乎末塗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黨進而處予所以愈擁蔽也非明聖之君孰能照察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爲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手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爲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

子不能間及其乖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故曰鶉鷄群游終日不休亂舉聚時不離蒿茆鴻鵠高飛雙別乖離通千達萬志在陂池鸞鳳翱翔黃歷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颻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喈喈然長鳴蹙號振翼陵朱雲薄升極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喑喑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爲是以伯夷採薇而

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  
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  
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勇者四而人  
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  
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  
本也四者竝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  
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入所謂恕者君子  
之人論彼恕於我動作友聲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  
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竝受其福是以忠

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  
功君不明則大臣隱下不遇忠又羣司舍法而阿貴  
夫忠言所以爲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爲治也不  
奉必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皆在於  
君非臣下之所能爲也是故聖人求之於已不以責  
下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  
治治賈一倍以相高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  
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祗爲不肖終不見是此俗  
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



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  
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詿誤人此俗  
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  
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今世俗  
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捩腕拊心祝詛苟  
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  
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爲生瑕釁  
明言我不遺力無柰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  
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

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  
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  
稱闇闇言唯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納尚近於仁嗚呼哀  
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  
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  
則知以德義爲賢貢薦則必閤閣爲前處子雖躬顏  
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  
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全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所道求之非其道之爾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者兩譽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効權誠用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

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已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  
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寃亂於下故遂衰  
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  
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  
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  
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  
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  
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  
神明之術其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

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  
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  
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  
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敖敖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  
聞啼號之音無不爲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  
怠之事無不爲之惻怛驚而赴救之者君臣義重行  
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貧非貴而猶若  
此則又况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  
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

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言而身敗爾歷觀古來愛君憂  
主敢言之臣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况臣下乎法  
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  
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  
亂勢亂者雖慙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爲而有餘勢  
治也胡亥王莽馳騫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  
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  
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  
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爲道也精

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  
幽冥權之爲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  
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  
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  
民美譽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  
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

混而爲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  
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絪縕萬物化淳  
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  
中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璣衡  
乃平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爲爲者蓋所謂感  
通陰陽而致珍異也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  
馬蓬中擢自照矣雖爲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  
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  
可不慎乎從此觀之天呈其兆人序其勳書故曰天



工人其代之如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臻其功是故  
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之根也氣所變也神氣之  
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  
獸魚鼈皆口養其氣聲入於耳以感於心男女聽以  
施精神資和以兆軀民之貽含嘉以成體及其生也  
和以養性美在其中而賜於四肢實於血脉以心性  
志耳意目精欲無不貞廉絜懷履行者此五帝三王  
所以能畫法像而民不違正已德而世自化也是故  
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

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歷三正之絕迹臻帝皇之極  
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興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氣生  
敦龐之民明德義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後化可美而  
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  
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  
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  
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

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慎其心而理其行心  
精苟亡則姦匿所作邪意無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  
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彊考  
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癘疴病天昏扎瘥故尚書美  
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因有  
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  
成是故道之爲物也至神以妙其爲功也至彊以大  
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時五行  
鬼神人民億兆醜類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乖戾

天之尊也氣裂地之大也氣動山之重也氣徙水之  
流也氣絕之日月神也氣蝕之星辰虛也氣隕之日  
有晝晦宵有大風飛車拔樹僨電爲水溫泉成湯麟  
龍鸞鳳螭螭蜃蝗莫不氣之所爲也以此觀之氣運  
感動亦誠大矣變化之爲何物不能是故上聖故不  
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  
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  
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

清苑詩 卷八  
之所致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  
賢多橫夭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  
况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羊牛勿踐  
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  
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蓄且  
猶感德消息於心已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  
以譏彼感已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已之好愛也  
故遇人有恩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善人之  
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則

不然論人不恕已動作不思心無之已而責之人有  
之我而譏之彼已無禮而責人敬已無恩而責人愛  
貧賤則非人初不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憂人也  
行已若非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尸鳩之恩外  
執砥礪之心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叅於效驗不  
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苟善所在不譏貧賤苟  
惡所錯不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  
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外僭惑於知友得則譽之  
怨則謗之平議無悖均譏譽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

苟剽聲以羣諛事富貴如奴僕視貧賤如傭客有至  
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之家執心若此難以稱義  
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  
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荅  
禮敬無不報覩賢不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  
從其德位安其卑養甘其薄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  
妻子外輕侮於知友聰明不別真僞心思不別善醜  
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恩意不相荅禮敬不相報  
觀賢不相推會同不能讓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

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嗤之見人  
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爲行如此難  
以稱忠所謂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  
覩不驅於險墟之俗不惑於衆多之口聰明懸絕秉  
心寡淵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心堅金石志輕四海放  
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噐則不然內無持操外無準儀  
傾側險詖求同於心口無定論不恆其德二三其行  
秉操如此難以稱信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  
山君子以爲易小人以爲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



清丹論 卷八  
仁仁斯至矣又稱知德者黜俗之偏黨自古而然非  
乃今也凡百君子競於驕僭貪樂慢傲如忠信未達  
而爲左右所拍按當世而覆被更爲否愚惡狀之臣  
者豈可勝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  
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  
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沉吟觀聽行已者也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相彼鳥矣猶求聲仁不忍踐履生草  
則又况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君子脩其樂易之德  
上及飛鳥下及淵魚不歡忻悅豫則又况士庶而不

仁者乎聖深知之皆務正己以爲表明禮義以爲教  
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義於咳笑之後民之胎也  
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爲仁義之心  
廉耻之志骨著脉通與體俱生而無麤穢之氣無邪  
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  
之行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鏑之間終無苟全之心  
舉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亡夫姦亂之民而  
加辟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  
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聖人其尊德禮

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臯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糶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政民有心也猶爲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良工爲麴豉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豉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則一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

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爾遭良吏則皆懷  
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  
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  
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脩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  
上智則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  
猶鑠金之在鑪也從篤變化唯治所爲方圓薄厚隨  
鎔制爾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上聖和  
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羣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  
堯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

故能使民無爭心而致刑錯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彊中興是也治天下身處汗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樂近頑童而遠賢才親諂諛而踈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其身以喪其國者幽厲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我則改之詩美宜鑒于殷自求多福是故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

之惡各奉公政之心而無姦陬之慮則羲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效矣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天地開闢三皇迭制各樹號謚以紀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復神明感生愛興有國亡于嫫以滅於積惡神微精以天命罔極或皇馮依或繼體育太暉以前尚矣迪斯用來頗可紀錄雖一精思議而復誤故撰古訓著五德志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爲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

媯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爲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允斯數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號太暉都于陳其德木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後嗣帝嚳代顓頊氏其相戴十其號高辛厥質神靈德行祇肅迎迓日月順天之則能叙三辰以周民作樂六英世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雄叔

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後  
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頤爲堯司徒又主  
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  
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故立以  
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之  
太姒夢長人感已生文王厥相四乳爲西伯興於岐  
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武王駢齒勝殷遏劉成周道  
姬之別封衆多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  
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邠荝祚祭



問公之胤也周召號吳隨邠方印自藩養滑鎬宮密  
榮丹郭楊逢管唐韓楊觚樂甘鱗虞王民皆姬姓也  
有神龍首出常感姪妣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  
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是以斲  
木爲耜揉木爲耒耨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後嗣慶都興龍合婚生伊  
堯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號唐作樂大章始禪位武  
王克殷而封其冑於鑄含始吞赤珠尅曰王英生漢  
龍感女媧劉季興大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黃帝軒

轅代炎帝氏其相龍顏其德土行以雲紀故爲雲師  
而雲名作樂咸池是始制衣裳後嗣握登見大虹意  
感生重華虞舜其目重瞳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  
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  
受終于文祖也號有虞作樂九韶禪位於禹武王克  
殷而封胡公媯滿於陳庸以元女火姬大星如虹下  
流華渚女節萬接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暉代黃帝  
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鳳皇適至故紀於鳥  
鳳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

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  
鳩氏司馬也尸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  
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夷民  
者也是故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有才子四人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故重爲勾芒該  
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恪恭厥業世不失職遂濟窮  
乘後嗣脩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我禹其耳參  
漏爲堯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  
賜玄珪以告勲于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卽位

作樂大夏世號夏后傳嗣子啟啟子太康仲康更立  
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頒洛汭是謂五觀  
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于有仍  
生少康焉仍妃牧正羿恃已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  
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圍而用寒浞浞栢明氏讒  
子弟也栢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  
已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于民虞羿于田樹  
之詐匿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

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  
奔于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  
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豷于過處  
澆于戈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爲之胞正虞思妻以  
二妃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  
滅浞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豷遂滅  
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十有七世而桀  
亡天下武王克殷而封其後於杞或封於繪又封少

驛之胄於祁澆才力益衆驟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  
宮括曰羿善射募盪舟俱不得其死也似姓分氏夏  
后有扈有南斟尋泊胤卒蹇費戈宜繪皆禹後也搖  
光如月正日感女樞幽防之宮生赤帝顓頊其相駢  
幹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代少驛氏其德水行以水紀  
故爲水師而水名承少驛襄九黎亂德及命重黎討  
訓服曆象日月東西南北作樂五英有才子八人蒼  
舒隕凱擣演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  
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

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爲社天下祀之娥簡吞燕卵  
生子契爲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扶都見白氣貫  
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其相二肘身號湯世號殷致太  
平後衰乃生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  
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方  
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大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  
有憚怠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  
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脩余無

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及帝辛而亡天下謂之紂武  
王封微子於宋封箕子於朝鮮子姓分氏殷時來宋  
功蕭空同北段皆湯後也

潛夫論卷第八



休六節卷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潛夫論卷第九

漢安定王符著

明新安程榮校

志氏姓第三十五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曆之去就  
省羣后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傳稱氏之微  
官百王公之子第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  
謂百姓姓有微品也於至謂之千品昔堯賜契姓姬  
賜禹姓似氏曰有夏伯夷爲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爲  
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  
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  
成宣戴栢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  
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  
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  
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  
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九厥姓氏皆出屬而  
不可勝紀也

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近古以來則不  
必然古之賜姓大諦可用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吳楚  
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故王氏五孫氏公孫氏及  
謚氏官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謚官萬數故元不可同  
也故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故同祖  
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變而相入或從母  
姓或避怨讎夫吹律定姓唯聖能之今民散久鮮克  
遠音律天主尊正其祖故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揖  
損焉伏羲姓風其後封任宿須胸顓臾四國實司太

釋與有濟之祀且爲東蒙主魯僖主母成風蓋須胸  
之言也季氏欲伐顓臾而孔子譏之炎帝苗胄四獄  
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生尚爲文王  
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於紀或封於申城  
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疊疊申伯王薦之事  
于邑于序南國爲式宛西三十里有呂望許在潁川  
今許縣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間晉惠公徙置陸渾州  
薄甘戲露帖及齊之國氏高氏襄隰氏士氏強氏東  
郭氏雍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淵氏子乾氏

公旗氏翰公氏賀氏盧氏皆姜姓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爲十二姬酉祁已勝藏伋拘  
釐媯衣氏也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讎以忠直著  
莒子姓已氏夏之興有任奚爲夏車正以封於薛後  
遷于邾其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  
謝章昌采祝結泉卑遇狂大氏皆任姓也台氏女爲  
后稷元妃繁育周先媯氏封於燕及鄭文公有賤妾  
燕媯夢神與之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有國  
香人服媚及文公見媯賜蘭而御之媯言其夢且曰

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闡乎公曰諾遂生穆  
公姑氏之別有闕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  
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姓音與古姑同而書其字異  
二人皆著名當世

少暉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  
浸瀆是謂絕地天通夫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爲高  
辛氏火正淳耀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後三  
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

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  
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誇美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其後失守適晉爲司馬遷自謂其後祝融之孫  
分爲八姓已禿彭姜妘曹斯莘已姓之嗣颺叔安其  
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  
歸焉乃學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  
媮川媮夷彭姓豕韋皆能馴龍者也豢龍逢以忠諫  
桀殺之凡因祝融之子孫已姓之班昆吾籍扈溫董  
禿姓媮夷豢龍則夏滅之祖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



滅之姜姓會人則滅之妘姓之後封於鄆會路偃陽  
鄆取仲任爲妻貪冒愛恠蔑賢簡能是用亡邦會在  
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  
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興君先  
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  
遂以見亡路子嬰見娶晉成公姊爲夫人酆舒爲政  
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荀瑩武子伐滅偃陽胄  
姓封於邾隣顏子之支別爲小邾皆楚滅之莘姓之  
裔熊巖成王封之於楚是謂粥熊又號粥子生四人

伯霜仲雪叔熊季糾糾嗣爲刑子或封於夔或封於  
越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滅公族有楚季氏列宗  
氏闔強氏良臣氏耆氏門氏侯氏季融氏仲熊氏子  
季氏陽氏無鈞氏蔦氏善氏陽氏昭氏景氏嚴氏嬰  
齊氏來氏來織氏卽氏申氏訥氏沈氏賀氏滅氏吉  
白氏伍氏沈濺氏餘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庚氏子  
午氏西氏王孫田公氏舒堅氏魯陽氏黑眩氏皆芊  
姓也

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孫也蚩冒主蔦章者王子無鈞

也令尹孫叔敖者爲章之子也左司馬戌者莊王之  
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楚大夫申尤畏  
者又氏文氏初紂有蘓氏以妲己女而亡殷周武王  
時有蘓忿生爲司寇而封溫其後洛邑有蘓秦高陽  
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隕凱擣戴大臨龍降庭堅  
仲容叔達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後嗣有臯陶事舜舜  
曰臯陶蠻夷滑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其子伯翳能議  
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鳥體  
人元爲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武王伐

紂并殺惡來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  
王游西海忘歸於是徐偃作亂造父御一日千里以  
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爲氏其後失守至於趙  
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爲列侯五世而爲武靈王  
五世亡趙恭叔氏邺鄆氏訾辱氏嬰齊氏樓季氏盧  
氏原氏皆趙嬴姓也惡來後有非子以善畜周孝封  
之於秦世地理以爲西陲大夫汧秦高是也其後列  
於諸侯五世而稱王六世而始皇生於邺鄆故曰趙  
政及梁葛江黃徐苜蓿六英皆皇陶之後也鍾離運

掩菟裘尋梁脩魚白寘飛屨密如東灌梁時白巴公  
巴公巴剡復蒲皆羸姓也帝堯之後爲陶唐氏後有  
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爲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至周  
爲唐杜氏周衰有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輿爲  
李以正於朝朝無間官故氏爲士氏爲司空以正於  
國國無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氏士蔣之孫  
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於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爲  
成率居傳端刑法法集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  
奔于秦於是晉侯爲請冕服于王王命隨會爲卿是

以受范卒謚武子武子文成晉荆之盟降兄弟之國  
使無閒隙是以受郇櫟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  
氏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司空氏趙氏范氏  
郇氏櫟氏嬴氏冀氏穀氏蕃氏擾氏樵氏傅氏楚氏  
令尹建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文子對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  
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曰神人無怨宜  
夫子之股肱五君以爲諸侯主也故劉氏自唐以下  
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脩已

以安人之功矣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社也

帝舜姓虞又爲姚君媯武王克殷而封媯滿於陳是爲胡公陳哀氏晉氏咸氏慶氏夏氏宗氏來氏儀氏司徒氏司城氏皆媯姓也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之以爲工正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爲威王五世而亡齊人謂陳田矣漢高祖徙諸田關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及杜陽田先礪田先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

氏云莽之行詐寔以田常之風敬仲之又有皮氏占  
氏沮氏與氏獻氏子氏鞅氏梧氏坊氏高氏芒氏禽  
氏

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於宋今之  
睢陽是也宋孔氏祝其氏韓獻氏季老男氏臣履經  
氏事父氏皇甫氏華氏魚氏而董氏艾歲氏鳩夷氏  
也野氏越椒氏完氏懷氏不弔氏冀氏牛氏月城氏  
罔氏近氏止氏朝氏教氏右歸氏三伉氏王夫氏宜  
氏徵氏鄭氏目夷氏鱗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圍龜



氏既氏據氏磚氏已氏成氏邊氏戎氏買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馬氏皆子姓也閔公子弗父河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偏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叔梁紇爲鄆大夫故曰鄆叔紇生孔子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溫恭敦敏毅雜水鬪將毀王宮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爲不順天心不若脩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

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遂巡而退歸告平公  
曰太平晉行年十取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  
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相結也  
乃問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白女  
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  
賓于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  
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去期故傳  
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于平陽田  
氏王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魯之公族有

嬀氏后氏衆氏臧氏施氏孟氏仲孫氏服氏公山氏  
南宮氏叔孫氏叔仲氏子我氏子士氏季氏公鉏氏  
公巫氏公之氏子干氏華氏子言氏子駒氏子雅氏  
子陽氏東門氏公折氏公石氏叔氏子家氏榮氏展  
氏乙氏皆魯姬姓也衛之公族石氏世叔氏孫氏甯  
氏子齊氏司徒氏公文氏折龜氏公叔氏公南氏公  
上氏公孟氏將者亦常在權寵爲貴臣及留侯張良  
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良散家貲  
千萬爲韓報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推副車秦索

賊急良乃變姓爲張匿於下邳遇神仙黃石公遺之  
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徃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  
韓地立橫陽君城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者司徒  
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勝屠然其本共  
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爲  
此乃代王爲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嬰氏  
禍餘氏公族氏張氏此皆韓後姬姓也昔周宣王亦  
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  
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畢公高與周

同姓封於畢因爲氏周公之薨也高繼職焉其後子孫失守爲庶世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魏封萬今之河北縣是也魏顓又氏令狐自萬後九世爲魏文侯文侯孫瑩爲魏惠王五世而亡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智伯國士待之豫讓亦以見知之恩報智伯天下紀其義魏氏令狐氏不雨氏業大夫氏伯夏氏魏强氏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厲王之子友封於鄭鄭恭叔之後爲公文氏軒氏軍氏子彊氏強梁氏卷氏會氏雅氏孔氏

趙陽田章氏孤氏王孫氏史龜氏危氏羗憲氏遂氏  
皆衛姬姓也晉之公族邾氏又斑爲呂邾芮又從邑  
氏爲冀後有呂錡號駒伯邾讎食采於苦號苦成叔  
邾至食采於溫號曰溫季各以爲氏邾氏之班有州  
氏邾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黎奔又楚以邾宛直  
而和故爲子常所妬受誅其子豁奔吳爲太宰懲祖  
彌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爲諂諛而亡吳凡邾氏之  
班有冀氏呂氏苦成也溫氏伯氏靖侯之孫欒賔及  
富氏游氏賈氏孤氏羊舌氏季夙氏籍氏及襄公之

孫孫厲皆晉姬姓也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傅  
晉大夫十世而爲韓武侯五世爲韓惠王五世而亡  
國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高祖以信爲韓  
王孫以信爲韓王後徙王代爲匈奴所攻自降之漢  
遣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叅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  
景帝信子頽當及孫赤來降漢封頽當爲弓高侯赤  
爲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爲侍中貴幸無比案道侯  
韓說前將軍韓魯皆顯於漢子孫各隨時帝分陽陵  
茂陵杜陵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

匈奴中駟氏豐將氏國氏然氏孔氏羽氏良氏大李氏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爲姓及伯有氏馬師氏褚師氏皆鄭姬姓也

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洽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裸以爲飾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令大賜比吳季扎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闔閭之弟夫槩王奔楚堂谿因以爲氏此皆姬姓也

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爲上黨守嫁禍于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有馮唐



與文帝論將帥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  
爲元帝昭儀因家于京師其孫衍字敬通篤學重義  
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  
帝愛重其文晉大夫郇息事獻公後世將中軍故氏  
中行食采於智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別族于太  
史爲輔氏晉大夫孫伯鷹寔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  
二子董之故氏董氏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至春  
秋時宋有張白茂實唯晉張侯張老寔爲大家張孟  
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負山後魏有

張儀張五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  
蒼陽武人也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張湯增定律  
令以妨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子  
安世爲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約矜遂權而好  
陰德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胤更封武始遭王莽亂  
享國不絕家凡四於世著忠孝行義前有丞相張禹  
御史大夫張忠後有太尉張酺汝南人太傅張禹趙  
國人司邑閭里無不有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  
張城豈晉張之祖所出邪優性舒唐鳩舒龍舒其止

龍鄜深叅會六院築高國

慶姓樊尹駱

嫖姓鄧優

歸姓胡有何

藏姓滑齊

猗姓棲疏

卸姓著番湯

萬姓饒 殺

隗姓赤狄

媼姓白狄

此皆大吉之姓齊有鮑叔世爲卿大夫晉有鮑癸漢有鮑宣累世忠直漢名臣漢鄜上爲使者弟商爲將軍今高陽諸鄜爲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封於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伯子舅姓封於鄧後田氏焉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蔡北有古

鄧城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至漢有鄧通鄧廣後漢新野禹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孫太后天性慈仁嚴明約勅諸家莫得權東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羗兵叛大水饑饉而能復之整平豐穰太后崩後羣姦相叅競加譖潤破壞鄧反入今痛之魯昭公母家姓歸氏漢有隗囂季孟短卽大戎氏其先本出黃帝及徐氏蕭氏索氏長勻氏陶氏繁氏騎氏饑氏樊氏荼氏皆殷氏舊姓也漢興相國蕭何封鄼侯本沛人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

海杜陵蕭其後也御史大夫有繁延壽南陵襄陽人  
也杜陵新豐繁其後也周氏邵氏畢氏榮氏單氏尹  
氏錙氏富氏鞏氏萇氏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  
召者周公邵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爲王吏故世  
有周公邵公之不絕也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太師  
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績詩云尹  
氏大師維周之底也單穆公襄公頎公靖公世有明  
德次聖之才故叔嚮美之以後必繁昌苦城城名也  
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

曰車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枯  
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城氏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  
西平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前人書堂谿誤作啟  
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彫開公冶長前人書彫從  
易洎作周書治漢誤作蠹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爲  
古氏成氏常氏開氏公氏冶氏梁氏周氏此數氏者  
皆本同末意凡姓之離合變分固多此類可以一况  
難勝載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辯物多識前言往行以  
蓄其德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故略觀世記采經書依

國士及有明文以贊賢聖之後班族類之祖言氏姓  
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貽後賢今之焉也

潛夫論卷第十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叙錄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  
闡茸而不才先噐能當官未嘗服斯役無所効其勛  
中心時有感援筆記數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  
芻蕘雖微陋先聖亦咨詢草創叙先賢三十六篇以  
繼前訓左丘明五經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



疑則思問智明所成德義所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  
故叙讚學第一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  
務寔禮雖媒紹必載於贊時俗趨末懼毀行術故叙  
務本第二人皆智德苦爲利昏行汗求榮戴盆望天  
爲仁不富爲富不仁將脩德行必慎其原故叙遇利  
第三世不識論以士卒化弗問志行官爵是紀不義  
富貴仲尼所耻傷俗陵遲遂遠聖述故叙論榮第四  
惟賢所苦察妬所患皆嫉過已以爲深怨或因類疊  
或空造端痛君不察而信讒言故叙賢難第五原明

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禍亂所成當塗之人成欲  
專君壅蔽賢士以擅生權故叙明暗第六上覽先王  
所以致大平考績黜陟著在五經罰賞之寔不以虛  
名明豫德音焉問揚庭故叙考績第七人君選士咸  
求賢能君司貢薦競進下材憎是培克何官能治買  
藥得鴈難以爲醫故叙思賢第八原本天人叅連相  
因致和平機述在於君奉法選賢國自我身姦門竊  
位將誰督察故叙本政第九覽觀古今爰暨書傳君  
皆欲治臣恒樂亂忠佞溷淆各以類進常苦不明而

信姦論故叙潛款第十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  
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謹直真亮仁慈惠和事君如天  
視民如子則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叙忠貴第十一  
先王理財禁民爲非洪範憂民詩刺未資浮僞者衆  
本農必衰節以制度如何弗議故叙浮侈第十二積  
微傷行懷安敗名明莫恣歡而無悛容足以懷諫間  
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叙慎微第十三明主  
思良勞精賢知百寮阿黨不覈真僞苟崇虛舉以相  
誑曜居官任職則無功效故叙寔貢第十四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憎爵損祿必程以  
傾先王吏俸乃可致不故叙班祿第十五君憂臣勞  
古今通義上思致平下宜竭惠貞良信士咸痛數赦  
姦宄繁興但以赦故乃叙述赦第十六先王御世無  
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渥賞重嚴禁臣乃敬職將  
脩太平必媚此法故叙三式第十七民爲國基穀爲  
民命日力不暇穀何由盛公卿師尹卒勞百姓輕奪  
民時誠可憤諍故叙愛日第十八觀吏所治鬪訟居  
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爲將絕其末必塞其原民無欺

治世乃平安故叙斷訟第十九五帝三王復劣有情  
雖欲超皇當先致平必世後仁仲尼之經遭衰姦牧  
得不用刑故叙衰制第二十聖王憂勤選練將帥授  
以鈇鉞假以權貴誠多蔽暗不識變勢賞罰不明安  
得不敗故叙勸將第二十一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堯  
舜憂民臯陶術叛宣王中興南仲征邊今民日死如  
何弗蕃故叙救邊第二十二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  
能遠慮督取一制苟扶私議以爲國計宜尋其言以  
詰所謂故叙邊議第二十三邊旣遠問太守擅權臺

閣不察信其姦言今懷郡縣毆民內遷今又丘荒慮  
必生心故叙寔邊第二十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著  
龜十筮以定嫌疑俗工淺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何  
足信哉故叙十列第二十五易有史巫詩有工祝聖  
人先成民後致力兆黎勸樂神乃授福孔子不祈以  
明在德故叙巫列第二十六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  
氣薄厚以著其形天題厥象人寔奉成弗脩其行福  
祿不臻故叙相列第二十七詩稱吉夢書傳亦多觀  
察行事古驗不虛福從善來禍由德痛吉凶之應與

行相須故叙夢列第二十八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  
進疑惑不知所從自昔庚子而有貴云予豈好辯將  
以明真故叙釋難第二十九朋友之際義存六紀攝  
以威儀講習王道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遷久莫  
之能奉故叙交際第三十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  
同心所願乃成寶權神術勾示下情治勢一定終莫  
能傾故叙明忠第三十一人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  
相徵異端變化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莫能  
含嘉故叙本訓第三十二明王統治莫大身化道德

爲本仁義爲佐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焉何有  
消長故叙德化第三十三上觀大古五行之運咨之  
詩書考之前訓氣終度盡後代復運雖未必正可依  
傳間故叙五德志第三十四君子多識前言徃行類  
族變物古有斯姓博見同缺十  
三字故叙志民姓第三十  
五

潛夫論卷第十終



古夫臨水亭一六

古夫臨水亭一六

古夫臨水亭一六

古夫臨水亭一六

古夫臨水亭一六

古夫臨水亭一六

古夫臨水亭一六

潛夫論附錄

王符傳

見後漢書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淄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竇章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譴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書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

清夫詩 卷之四 金  
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  
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曰  
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  
出迎授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  
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  
仕終於家

附錄終